客窗閒話

序

吳子賦閒之日好集談客論[illegible]聽談古今逸事遇有可驚可喜[illegible]省而思齊者一一舉筆錄之久之裒然成集或見而笑曰何吾子之心思才力妄費於無用之地也若移其道以雕

於制藝則詩文必工可以名當世可以
昭來許而猶可以拾青紫舍是不爲而
乃卑卑者欲附於稗官野史之流耶吳
子肅容敬謝曰客之言誠是也雖然客
不見夫古今來聰明智慧之人加以研
鍊揣摩之學發爲詩文昌明博大自信

足以傳世又有明師益友爲之參訂哲弟賢嗣爲之檢校始克付諸剞劂出而問世其用心亦良苦矣然不久即爲婦女夾籤襯爲庸夫覆醬瓿者比比皆是彼作稗官野史者拉拉襍襍不過逞一時之興而足以動諸人之目者何也蓋

命意新而措詞淺智愚之所共見者也況僕悉就其所談之事而紀之是以數十百人之心思才力供僕揮灑豈無可觀之處乎奚必獨舒巳見或頌揚而過當或譏誚而招尤爲人作夾𥞊覆瓿之具耶或曰然則如吾子言是塞文章之

路而闢稗官野史之邪徑矣吳子笑曰
客何泥也僕之所爲賢於博弈而已何
敢與高文典册同日語哉或曰然則吾
子之所爲若胥鈔然何又有翻新出奇
之作耶吳子曰僕所述客話客之性情
不一有温厚和平者有詼諧譎詭者有

忿世嫉俗者悉就其所談而筆之無庸心於其間而其詞自不同矣客卷口結舌而退吳子又筆之以弁於集首皆

光緒乙亥夏衢㕑居士題於保定寓齋

客窗閒話目錄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八卷

諸子總評

烏子耀雲云筆法遒勁其實兀縱橫雖奇豪放處自不眠給真令人百讀不厭矣聊齋復生未肯多讓佩服佩服

范子令雨云頭醒世人不少洵卓卓可傳之書非尋常評話可比也

方子約弓云紀評詳明而出詞儒雅純是書生本色筆墨不落做開尋人腔調是以讀之口頰間津不能

釋手 又云新穎而不怪近理而不浮殆今之叢處
立言者班賦云小說九百本於虞初若此者視彼九
百種頭未知有所軒輊否耀雲先生許與聊齋並傳
固非阿私所好矣孰復數過勝餐餘甘子五百枚也
高子萊數云鄉斤深於國策其舌涌瀾翻硬語蟠空處
居然神似
徐子子成云聊齋閱歷微而後得此可爲鼎峙

題詞

何曾體例仿虞初耳住聞時手即書似此心花生筆底添毫頰上更何如　維揚勝會香涼如許販邑郵亭暑盡驅一卷奇文誦來雪不須重展北風圖時方酷暑每誦編中二則頓覺清涼移我情者不淺戊寅遊滬上寄館也　兒女英雄事盡傳偶然寫到鬼狐仙奇聞軼狀談何易塵海搜羅已卅年此書創自丁卯積今三十年矣

幼樗方廷瑚

賓客過談談即錄咫聞軼事盡書之縱饒客有邇花舌未及生花筆一枝　筆意聊齋觚賸間翻空徵實妙多般編成雅自居閒話到底曾無一字閒

拳生封左垣

博古窮經卅載餘筆少神妙有誰如文心處處皆生趣閒話拈來即是書　雅俗詼諧盡可編胸中異學得天全搜羅今古奇談事堪補聊齋未逮篇

子逃燕　纘

雨打蕉篸風敲竹碎客窗孤悶誰知手先生此卷頓慰愁眉底事閑愀戰茗還勝吹竹彈絲挑鐙細讀頗猶未了拍案驚奇　搜神說鬼夢雨翻雲筆花五色紛摛椎擬日虎初燃落滿拍肩隨莫道嘘樓總幻須防魑背堪嗤今今古古無無有有姑妄聽之

右調雨中花慢　　春谷陳寅賢

其人如玉其筆則仙經經緯史然乎不然搜神述異元之又元心鉤角鬪肺鏤肝鎸匪曰鼠璞既曰狐裨

讀古微書庶幾近焉

小澂廬叢照

客窗閒話卷一

皖當　吳熾昌　薌厈　著

明武宗遺事　五則

明武宗皇帝亦一代英主也惟好遊戲有類齊德即其顛倒予奪數事雖正史所不錄聞諸故老樂資談柄條列於後

戊辰科廣常散館例在內廷局試時諸詞林暑藝有閩人林吉士者好書古字如以秋爲烁之類齋廷之

問所自出林歷舉以對帝書味字與錢林不識帝闘
秋可作烁和獨不可作味乎汝讀書少未稱詞林之
職着回籍勤讀三年再來就試林謝恩出同鄉戚友
咸知其為帝所逐皆不之禮林本寒士欲歸則無腰
纏欲留則無斧資欲就教讀則為都人輕薄無避之
者無奈在正陽門外賣字為活已逾年矣幸其書法
之佳貸動一時值帝微行過其肆見觀者環堵嘖嘖
稱羨帝不知是何異事挨人人叢睹一少年生擁鑪

揮毫得意疾書法并鍾王句亦典雅帝心羨之緣當時一面人則遺忘遂入問曰吾覩汝寫作俱佳曾令文明之際何不應試甘為賤業耶林舉首見帝魁岸不凡揖之就坐對曰我閩人林某忝居詞林帝曰詞林清華不合行同市儈有玷官箴林曰去歲散館時因不識御筆奉旨回籍讀書帝曰既奉諭旨何不回去林曰我貧起於單寒旅費無措不得已為此營生也帝曰讀書人本色何不就館林曰人皆知為逐臣

無敢延者帝曰吾存汝動省作一幕賓不適此耶林感悅揖謝問帝爵里以便往拜帝曰毋庸明日汝仍於此候信飄然而去諸客皆爲林賀曰此必王孫公子必有好音歡喜而散次日有內監賫黃封一函白金百兩與林曰昨有官人囑我致閣下其緊封面行事不可竊閱目取其禍此銀以佐車馬之需言畢竟走亦不道姓名來歷林觀封面大書親投山東巡撫開折欣然閉肆雇車馬攜眷僕馳抵山左暌巡撫左

廬係方伯樓護林安寓東衣街僕往拜惟聽風書崇隆官吏嚴肅刺不易投三日猶未得見方伯林歸曰我有御中丞信須親投者奈何阻我吏始爲通達司閽者喚林入見其行裝黯淡疑爲抽豐之客洋洋搖首曰吾三攝道省總綱公事繁冗何暇接見同年故舊耶君有書札我爲代投回寓聽信可也林無可如何出黃封授之而歸悶甚未幾寓主狂奔而入挈林叩首無算曰小人不知憲駕數臨與從罪該萬死林

憤然曰主人何揶揄我窮途耶爲主曰小人焉敢正分辯間聞呼騶鳴礮之聲中軍旂牌巡捕等官帶同吏役長跪請安畢僉曰奉方伯命請欽使入署林如登雲霧不知所謂被羣擁入入座儀仗山列車騎雲從頃入巡按廳事方伯公服趨迎林下輿見庭設香案所投之黃封高供其上方伯跪請聖安畢向林揖曰請天使宣讀聖旨林開封讀曰山東巡按缺出卽着林某署理方知所遇者帝也望闕九頓首受印任

事方伯三揖稱慶并道有失遠迎之愆退居蔣翰林於是表謝聖恩請陛見訓示未幾批回云朕看爾人才去得故有是命爾其謹慎從公毋忝厥職三年後來京復命可也林居東任滿回京見帝帝曰如今讀書有些長矣以編修用仍入翰苑讀書三年以觀後効帝入樞密院見在公之卿相方朝饔見帝皆起帝曰卿等食訖來閒話可也遂入密室坐於是卿相飯畢咸集帝恐命坐問曰卿等所食知米之來歷不易乎

朕在儲宮時意謂五穀者草芥耳聽其自生自長而已今巡遊乎田野察農夫之艱難方知古人云誰知盤中食粒粒皆辛苦誠不謬也卿等所居南北殊方風俗各異其若何播種若何耕耨若何收獲各舉所知以廣朕聞時公卿中多起自田間者悉數見聞以對惟尚書某係世胄不知所云帝微哂曰飲食尚不知本原何以理國爾職居何部曰可何事得無曠廢耶尚書惶恐叩首曰臣職吏部甫自部署來見帝開紅

曰太湖司巡檢缺出應歸部銓選等語帝大笑曰吏部尚書僅知此耶拂袖而入同列皆尤之尚書曰我今日只記得此事無可奏對者未幾旨下云太湖司巡檢缺出即着某補授尚書接旨茫無主見謂同列曰我已降官敢不赴任但應陛辭否同列皆笑曰微官未職爲勝陛辭只須午門外叩首謝恩領憑赴任但旨無降學字樣應以一品服莅事可也尚書倉猝就道至則撫按率百官郊迎尚書再三辭具慚色尋

本趨謁撫按各官遜謝不遑請居省會尙書曰帝命赴任我何敢違擇日前往府縣趨政衙署規制軒昂亦用轅門鼓吹與撫按等尙書至見署之三面皆崇田始悟帝意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耳於是摒絕輿從日以青衣小帽遊閭閻與二三父老講論民間疾苦應改革調濟者悉詮爲論居數年爲人排難解紛以息訟端民皆感悅值宸濠叛帝儁南征尙書見撫按曰我曾待罪吏部舊至不可不迎然無巡撫按舊

注請公議之撫按司道僉曰論品則居我等上論職
則在我等下請以一品服伏謁百寮之末何如尚書
首肯遂迎駕帝乘逍遥馬見之呼尚書來前曰爾今
知與飯難耶尚書頓首謝訓帝命隨至行宮詢其所
草尚書將平日所著因草論續跪以對帝大悅命居
亞相
除夕帝忽出宮歷六部九卿公署官吏皆回私第慶
歲虛無人也至吏部聞高唱南腔似有多人聚[illegible]者

帝突入帷一小吏陳盤內壺酒自斟自飲見帝至殷勤讓坐酌酒勸進帝問曰汝何官何獨居此吏曰吾浙右人此部掛名吏也封篆後官與同事俱有宅可歸是時團集妻孥飲合家歡矣吾想如許案卷設有不虞貽悞不小是以守此不敢離也帝曰汝好明日再見遂起去吏猶執燭遠導元旦朝見于宮帝問吏部尚書曰昨在衙署看守者何人即召入見朕尚書遣創官立喚小吏當堦舉首見帝不禁戰慄帝曰[illegible]

恐汝能小心職守勤慎可嘉汝等役滿應得何議敘吏曰五年無過以從九品歸選耳帝曰汝欲何爲吏曰小人所願者大湖司巡檢開是缺前經本部尚書署理鼓吹鳴礮體面非常但小人尚未滿役不合例耳帝笑曰朕命汝去何用例爲吏歡欣鼓舞叠呼萬歲帝特命尚書予憑赴任

宸濠之叛御駕親征舟泊清河帝登岸微行入茶肆聞人言下江因兵差截奪客船横行索詐私不如願

即毀客貨嗟怨不絕帝買小舟變服似商人以一衛士一小監沂流直下至揚關有官舫甚巨巡船數十虎役百輩攔截各舟帝亦在內逐舟搜索云供兵差之需客皆哀祈獻緡至帝舟帝偽臥艙中不之理虎役擁帝登官舫見一官憑几危坐從役森列叱帝曰汝何人敢抗皇差不畏官刑耶帝微哂之官怒叱役捽帝行杖幸衛士勇猛揮拳擋護衆不能近官益怒曰是必江洋盜粧命拿舟子至褫衣鞭撻喝令招認

爲盜帝怒探懷出玉牌命內監立召大員王植藉搶巡按接奉帝命倉惶奔赴官見巡按來至船頭跪迎正欲訴盤獲大盜緣由巡按見帝立艙中俯伏請罪帝無言惟指揮衛士奪此官紗帽予冊子戴之曰以酬汝痛方命巡按提此官去追贓問罪論大辟失察之上官皆獲嚴譴而客冊自此安行矣

帝在宣化有女子李鳳姐者年十四五有殊姿其父設酒肆以鳳姐當爐是時父適在外帝微行過之見

其手神綽約國色無雙不禁迷眩入肆沽飲鳳姐送酒來帝誤以爲倡伎之流突起擁抱入室鳳姐驚喊帝急掩其口曰朕爲天子苟從我富貴立至先是鳳姐恒夢身變明珠爲蒼龍攫取倏化烟雲而散聞言頓悟任帝闔戸解襦押之落紅殷褥實處子也帝去悦時李父聞喊趨救門已閉矣惟聞鬢釵聲顫佩玉鏘鳴其女氣促音嘶若不勝強暴者急奔告卡兵蜂擁而入見帝被開出兵士伏謁叱令將鳳姐歸豹房

爵其父三品卿賜黃金千兩欲封鳳姐爲嬪妃命其自擇鳳姐固辭曰臣妾福薄命微不應貴顯恐於身不利今以賤軀事至尊爲勝榮幸之至伏願陛下早回宮闕以萬幾爲念則臣妾心安較爵賞猶榮矣帝領之因睹鳳姐玄衣玄裳益顯嬌娟故不强易宮裝鳳姐恒於枕畔筵前委婉屢勸帝乃擇日還京與鳳姐並輦齊驅至居庸關風雨暴作鳳姐覩關口所繫四大天王怒目生動彫像墜馬帝親扶之疾作殺退

駐蹕行宮視鳳姐伏枕泣曰臣妾自知福薄不能侍
宮禁請帝速回帝曰若是朕忍棄天下不忍棄愛卿
决不歸矣鳳姐一慟而絕帝哀憐甚命葬關山之上
寵以殊禮用黃土封塋一夜盡變爲白其陰靈猶不
敢受也帝追念其言潸然曰小女子尚知以社稷爲
重安忍背之遂還宮正史載帝在豹房百官交章勸
諫皆不納嚱知一微弱女子力能回天書所云高明
柔克耶此功不可泯也至今過關溝者遥指白壞纍

談其事

馮皮匠

馮某武陵柳民也業皮匠日以挑頭謀生家僅一妻破屋三椽亦係債住者餘無長物值歲將闌負債五六串逋欠十餘家剩有四百青蚨不足以償與妻謀曰我與爾此錢市斗米度歲我欲潛入紫陽山洞俟元旦歸來再作計較債主來則以我外出借錢爲對妻諾之遂携壺茶懷炕餅襆被而往皆見山洞內有

捉足先登之客貂帽狐裘危坐右几如木偶然馮失笑曰我豈誤入家中乎否則何遇此富貴之屍若謂與我同心者當屬要人子不歷燦爛如是客聞人語哇然驚覺瞠目視馮曰予觀足下似非雅士屑此殘臘何不擁床頭人舉栢酒椒盤之樂而乃挾具游山欲追慕清高乎馮曰姑無論我閣下何爲者客曰予爲姚維崇洋貨行主人也放貨值百萬於郡縣各肆際此除夕各肆未能歸結而客商任行坐取付償還

五十萬金予張羅數目無人應貸客商勢必告訐則行業將敗而予無蹤着矣不得已權以此地當避債臺第苦饑渴耳足下來幸甚滿慨然奉餅餌淹茗以進并道同病相憐意姚飽啖之甚珍羞然繼而曰足下所虧幾何而亦甘趨苦境焉曰吾儕小人所負者五六串青蚨耳姚曰子雖同在窘鄉此尙易辦脫腕上金約臂與之曰足下姑以此質十串錢歸償所餘煩沽酒炊飯以給予焉欣然如姚囑歸告其妻數以

烹飪妻曰久不舉火矣竈灰堆積曷先出之馮從鄰家借鋤簣囷畚從事灰去而竈崩妻呀曰與倒竈矣為今之計莫若撤去磚灰掘地作竈以供急需夫婦今作未及土盡而石見石去而兩巨缸朱提燦然耀目夫婦大悅馮曰今如之何妻曰姑以簣運入我床下所作計較於是遞相搬運銀盡起缸缸下又石石下復得兩缸如是者三共得六缸馮曰獲如許財不知其數所可慮者宵小聞之必來肆竊否則強項之

徒知我騃富或來欺詐甘奈之何妻曰適聞山洞之
客正需此物況素昧平生偶爾相值能濟我貧其爲
人倘義可知何不舉以託之則彼得應急而我有依
倚矣馮曰汝言實獲我心亟往市中買熟物攜燈而
往姚曰來何濡滯予望眼幾穿焉馮酌酒進食將得
有藏金欲求寄頓之說從容告之姚驚喜曰足乎言
果實否馮曰我感君義其何敢欺飯畢偕往覷之見
盈室白物姚曰天賜足下兼濟予事實無疆之林敢

不苟此重任遂約爲昆季以嫂呼馮妻出對牌以半交嫂曰子同馮兄先歸卽飭健僕以角來裝運將半牌爲驗符合者給之偕馮反其宅入後戶覺院宇軒鉅深邃如入神廟俾馮薰沐更衣居然富貴氣象且囑曰子將命乘輿迎兄來前見諸客商當示尊重姚先出是時客商候無音耗正喧譁間見主人歸環繞而詈曰歲在邇速濟我價不汝貸矣姚大笑攜手曰是些些者何足道子不過偶爲人累遲數日耳今

逆予盟兄至百萬金刻即來矣諸客長皆以大方著者毋形小器貽予盟兄笑也正排解間司閽者報馮翁來姚肅衣冠出迎衆皆屏息以觀見馮翁者年約四旬衣裳都麗僕從趨蹌主人足恭致敬逆入中堂客商次第相見畢旋命開筵姚拱馮翁居首座馮再三讓年長者客皆曰吾儕行規不以齒序惟財為雄久聞吾翁富甲大邦宜居是位勿撝謙過當俾吾儕惶恐姚曰客言是也扶馮上座肴饌之盛皆馮生平

所未覩者譲罷僕放大天平居中銀角湧至堆積如
山諸夥伴持籌握筭一一秤之共得六十萬金姚呼
諸客領價而散謂馮曰弟之起居服食皆足以供吾
兄可無事操勞其將迎嫂來同室從此合業經營無
他慮矣馮唯唯由是行業益盛二姓之子孫至今稱
巨富云

查氏女

萬歷間倭寇之亂緣日本國王正妃卒王思中華女

孚艷麗道將入寇沿海擄掠至鹽官州猝不及備官
乏棄城逃竄有査氏女者年已及瓜慧中秀外久失
恃聞寇至請父兄同衆奔避曰女兒足弱不能追隨
途中處有牽顧俱罹於禍莫若女自爲計決不貽羞
恐亦不致遽死也寇急父兄迫之堅持不行父兄泣
舍而去女平日閱本草見有藥名鬧揚花者服之即
死過時可醒預已市得遂密縫上下衣研藥爲末以
俟聞寇入城遽吞之斃倭入室見女顏色如生撫之

溫軟異可救活且容貌傾城不忍舍去負之入舟適時而蘸見身臥海舶諸女環泣細詢之知同被難者女慰之曰毋徒恐怖能從我謀似可脫難諸女咨商之女授以計緣倭將為王覓妃故無敢犯諸女及舟抵日本倭將見美女無恙歡欣鼓舞以獻國王王見查氏女遂其所欲命通事告以救立正妃之意女曰吾中華人願與中華女子為伍王若能盡出本國宮女而以同來諸女為宮人則惟王所命王因其嬌弱

女子何能爲喜允之命扶入宫開合歡宴女同諸女
酌酒勸王容以前藥入酒王遽吞之不覺眩暈意謂
醉矣攙女入大內欲褫其衣止枝梧間王瞠目流涎
而倒不知人事女搜得兵符喚諸女同出外延傳通
事諭倭將曰王問悉我家有徑寸珠能定颶風命我
去取作鎮國之寶爾諸將速備巨舟偕往倭將驗兵
符信之遣一旅同諸女揚帆西歸次日王不視朝王
弟僭入大內探之見王僵臥於寢衽之自立世子怒

各與其黨互相攻擊其國大亂故無追者女至鹽官城下已有警備命通事與城上長官女告以故官狐疑未决女請與其父來認之旋縋入城告長官大備酒肉納以前藥遣使諭倭衆曰王妃取寶節同先以酒肉犒爾等其各飽飱以待衆皆樂醉飽而倒使者駢戮之以詐女歸官不廢一矢而得倭首級遂報大捷旌女之門而各官晉秩有差

鄉斥曰奇偉者女無恥者官寇至則逃寇退則饗

備始終雌伏可也奈何昌齊女之功而膺爵賞晉見其衣冠楚楚與拜受巾幗等耳或曰雌飛自然雄伏造化君循常理焉得有此奇聞

雙縊廟

任廷夏浙右儒生富而無子惟一女名之曰宜男飾雌為雄聊娛膝下延師教讀以充石麟時有東鄰之子白雲娥者其父耄年所得慮其嬌柔難育爲之冥耳被髮呼爲雲姐附任氏之學與宜男爲窗友時女

年十三男年十四兩小無猜二情相洽校書賭誦互角聰明女或勝之則劃雲之面相與嘲笑適師外出女之母與姑入塾不識雲之爲男也視其柳眉疊翠杏臉舒紅與其女璧合珠聯爭輝並耀嘆曰使宜男而果男也使配雲姐眞一對好姻緣姑曰儂合爲謀問雲姐願不母笑曰以待來生雲始知宜男之爲女也益比昵之一日師講易至男女搆精句草草讀過女請問搆精之義師赧之曰是非兒女子之所宜問

女曰聖經賢傳豈有不可對人言者哉師嘗爾但
雲疑睇流盼悄喚阿歎女更狐疑莫釋矣値師之友
來約湖山之游聯袂而去女問雲曰姐縱慧悟未必
能通易理何哂我爲雲曰難言也秘密之旨非糞
形狀終不明晰女笑從之攜手入師臥室共坐榻上
雲摟女於懷探手於袴撫其琦葩初綻蓮瓣微開女
啞啞笑卻之曰與姐等耳丹徒相擾雲曰人各具稱
笑能相同乃推女橫陳急卸其袴曰我教汝搆精女

拒之曰昭昭白日姐不羞耶同手撫雲則紅霞捋
觸指翹然女訝曰是何物也我何無之雲笑曰以有
補無斯謂之擣請嘗試之於是牡丹露滴巫峽雲停
女整衣起笑曰擣精如是無怪師之秘而不宣也從
此師或不在則玉山相並霧鬢斯磨搶韵聯吟遞相
賡谷雲塡望江南一闋投女曰香閨憶憶昔任親蜒
錦帳甫吾參喜懽寶紋亂顛忍嬰爲此刻不勝情女
答之曰香閨憶憶昔就簫郎欲避羞難遮綺扇最鎖

魂處卻華娃共入黑甜鄉雲疊照日香閨憶舊儷陽臺春融柳舞鶯梭捷蹴沁花嬌熱煎閒濃豔滿情懷女敎曰香閨憶腼腆憶初朝豔奪小桃嗔婢睨樣留新月倩郎描另有一番嬌懽娛易過不覺臘去春回女年加長待字深閨不復出就外傅矣雲亦還其本來以詩緘友女作書投之曰同學妹宜男斂衽致啟雲娥哥哥足下憶昔情醲絳帳暫得連鑣泣別黼齋遂成分襟緬維現身說法秘傳法象之微口角餘

香共鬪香奩之句方期此樂可常豈意於今不再覩
雌伏者頓爾驚物雄飛者反嗟豹隱我心匪石能不
黯然伏願速遣冰人以踐海誓則牛女之鵲幸得全
歸已破之舟不致淪溺煢煢俟諾戚戚佈臆伏祈垂
覽云得書情急恃寵撒嬌直告父母父雖怒其不端
然赤白如斯轉慮其子失所遂倩寄友即任翁之戚
敬備冕儀往求鳳卜任曰西鄰白翁固所素識第伊
僅有掌珠那得配我假子妹曰其女實男子僞作女

粧以期易養年任曰郎雲姐耶媒曰是也翩翩美少
諒必中東床之選任曰不可不可雲姐昔與我女同
學若與聯姻是無私有弊玷我家聲矣媒以童稚何
知決無他故之言再三勸之任翹掉頭而入媒覆曰
翁雲不知也尚歡欣鼓舞與之書曰同學愚兄雲姝
頓首致宜妹粧次睽隔半年相思兩地何期雲間之
鶴忽墮瑤函原上之鴿敢勞嘉命芸芸盥讀頓慰調
饑來諭懇懇遵承人已遣諒尊甫知我必允好逑行聘

河橋鵲影正當投梭之期樓樣簫聲樓上催粧之什矣克敦舊好再締新歡如鼓瑟琴重叠香閨之韵宜其家室雁積化生之文詩必倩爲我喜我爲卿賀書報兄妹知之時女已聞父決絕之言飲泣數日矣每知其意反加詈也得雲書慟絕復藉覆書同投鏡函深叨錦注第君家柯使徒抱空言老父以跡涉嫌疑遽倒決絕雲即其未之知耶從此機雲池館鶴唳空聞王謝樓臺燕巢靡托此日青閨已經蝶散當年

紅粉將覊烟銷是固妾之命也想雲郎才是子桓徒褱綠樹情同穆滿空憶赤烏詠必同此悲憤郎然以馬卿之才不患無文君之配而妾則已非完璧豈可二夫故夜寢偶思則淚洒被面晨興忽感則爪指亂爬嗟嗟失此于歸終成墮落如不棄糞土敬訂適垣面訴離忱以表永訣耳臨風嗚咽援筆酸辛寄郎采覽雲得書心亂於麻淚零如雨細問其毋猶含糊答應知事之决無濟也俟蟾明之候踏梯踰牆又已於

簷頭接入相持對泣淚繼以血女曰妾生不逢辰之
死靡他既不能續前緣嘗以魂依左右耳惟願郎君
新不忘故時以盃羹呼名而奠則九原如在矣今邀
郎來知我死所遂指其床巳細絲結扣懸於頂將雲
曰生不同衾死當同域奚忍舍我搶先人扣女往牽
救則抱女同登雙雙畢命次日婢媼喚女不應撬戶
而入瞥覩雙懸驚呼翁至撫之俱僵月兩屍互抱不
解喚白翁來共鳴諸官判日審看得白雲娘與任寡

弱者居本北鄰幼而同學豸盈弱女偕稱冠帶之雄渺渺丈夫反襲裙釵之飾陰陽顛倒堪嗟兩老之牒朧天地絪緼宜有雙星之繾綣而遇因大去碧海無歸借斑管以捕愁試搖箋而詩命既以參媒氏妁好逑稱意之花允宜鳳舞鸞歌竟唱定情之曲而乃不容坦腹徒悔噬臍密禍源心愁甚衡陽之雁旅書泣血懷踰巴峽之猿禍祛越風匹夫之志難奪紅顏赴義亡婦之凉可悲遽徇雙璧同組立殺鴛鴦之頸

願覓合塋平葬蛤蚧之身雖事不可風而節猶足取非設大法例順人情用是殮以巨棺俾作同工之兩瘞諸大陸將生連理之枝從此地下長眠不羨人間短景本懷特以表圭璋之堅志非徒豔花月之新聞此讞斷令合葬西湖之麓風流花判傳誦一時故士有往弔之者緬思不知謂其有所祈禱尤而效之有求必應趨之如市競於墳前立廟香火大盛至今廟貌猶新其爲發情止義之報耶

狀官

進士某僉得某縣令歲受處其獄也嘗與一幹僕諳習儀文者官欣納之未有兩上官勢將直入中門其僕挽之由左纔又拜首邑令亦由左罷及其拱揖之入中門官閽館舍怒其僕曰君何顛倒撥弄我當木偶耶僕知其意對曰非爲中門左門之故耶撫司道府上憲也禮應偏門入首邑同寅也禮應中門入此所以辨等級非敢播弄也官大悟曰是汝不愧爲紀

綱之僕將重託汝僕乘機求司閽官大笑曰爲大令親隨何等親密反求管門是下走之職汝舍近就遠辭尊居卑豈非獃耶僕曰小人欲之官曰非我薄汝莫悔莫悔遂命司閽往涖任所書役盛服跪迎官下輿答禮至胥吏送下馬飯甚豐腆官大樂命僕速備名柬謝之僕曰此皆屬下人所應爲者受之而已無答禮官以禮無不答之言反覆辯論僕以儀注告之始悟官體應尊嚴也次月詣廟行香師生肅恭迎之

入門三揖傲慢不答師生怒咸譏誚之抱慚而歸怒
嘗其僕所云儀注之非僕曰入聖人禮法之門接師
生清高之士謙讓未遑方合儀注令自背之非小人
言謬也官搖首曰世故變幻較之八股時文難做多
矣又次日黎明至東關地保官大怒拍案一筒之籤
盡撒於地此役選大杖撲之地保不知所以惶懼受
杖訖匍伏哀鳴曰小人應卯無誤從何開罪求明諭
以便改過官餘怒未息喝曰我未達時偶次饑糧者

借貸未遂也逼我逃逝辱及妻孥此仇銘刻於心剥爾膚削爾骨方消我恨一撻爾倘何冤地保曰爺府居原籍之東關耶曰然曰離此數千里矣與小人何干官方知誤遷叱曰無論遠近我知東關地保决非好人敢與官譁辯應加責掌口地保抱頭鼠竄而逸又次日放告有老人面稟其子忤逆者官訊之對曰小人世業漆工今眼目昏花藉子奉養奈小人之子游手好閑棄小人不顧將爲餓殍矣求敎訓之官

怒曰不孝畢情汝逼我即喚汝子責之時爲紛紛遞呈者所擾官心煩而退忽憶及忤逆事命僕喚叙工僕誤謂其欲成衣也喚至日何應之叙工至官盛怒升堂喝命大杖責訖叙工泣訴曰小人何罪官曰棄養汝父倘稍無罪負不知濟爵之恩者叙工曰小人幼失怙恃何父之有官益怒曰父尚不認悖逆之徒當司輕恕吏役僉跪告曰此人自幼在署應差小人等俱知底細其父母實於某年月日病故衆所共知

推所照察官駭曰纔口訴之老人其兒耶衆曰此某級工之役非此人父也官知又誤强此曰爲人子者不能顯親揚名僅作賤業是爲辱親不孝莫甚再敢辯者立予重罪級工茹痛而去官欲建甚洪日必治滿數勉怡然獨酌笑有賊窺於正醺醺時也阻其雅興懷怒升堂拍案喝打班不擲籤役跪請曰打若干官伸指曰再打二仙更役笑不可遏竟至哄堂官慚而退各役領工食動需數百金官怒曰我安得如許

開銷豢如許閒人耶欲批飭不准僕曰此非出自己
責係幾擔填下留支之款國家定例不能不准官猶
豫曰然第若輩居心叵測開其正名之外有所謂混
名者一混則無所不混恐其今日以正名領異日復
以混名領則被胥吏無窮矣我意欲令其正混各名
具註明領狀當堂驗發庶免混冒僕以此無礙於事
勉爲照辦官升堂點給至轎夫忽謂曰我僅見二人
擡轎如何領工食者四名豈非冒混耶轎夫曰轎後

尚有二人宮微哂曰婦汝言亦僅有二人對曰懇以轎前之二人非西那宮無詞以詰方按其名其一曰渠汝名洋洋得意其二曰渠汝名不敢放屁其三曰渠汝名昏天黑地其四曰渠汝名拖來扯去宮詫曰世安得有如是異名且停放汝刑寮各笑曰若輩譏消閣下不淺矣宮曰何爲也曰閣下後擁前呼則洋洋得意謁見上司則不敢放屁問案對詞則昏天黑地何以結訟則拖來扯去而已後此官決囚因斷

紋錯誤被參罷去

或問曰天下竟有是人耶天下遂無是人耶斥正

袴對曰民餓而曰何不喫肉糜古來有此帝王世間

寧無此官長且此官之猷勝於自以爲精明强幹者

多矣即其禮節顚倒尙知與僕反覆辯論其虛心勝

於自滿者其責東關地保尙能賞告以故其樸直勝

於堅忍者其用刑錯謬尙自承有誤其知過勝於偏

執者至刻扣工食今已視爲當然此官尙能宵堂給

發其陳數勝於貪婪者嗟乎世之親僕用事賄賂公
行奔競上官叩登薦牘擲移既久旋入咨追贓此官
未知其誰歟也要之嶽客一論賢為中下者定評故
轎役混名至今人人知之口碑歷一邑見紳民公檄
討官者其刁傲驕貪王討武舉檄附錄一證
為某縣某令者人本齷齪家起寒微昔逢糊目試官
得以無詞中式迨乎入仕大玷官箴潛萌弄法之奸
賄賂要缺之實入門見賄賄吞不肯讓人掩袖進私

狐媚偏能惑憲移某縣之毒手剝其邑之脂膏加以鬼蜮居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深惡賢良罔上欺君虐民酷吏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竊竊巨室邑之富戶絕之以小妾之私親要之以重任嗚呼包龍圖之不作海忠介之已亡國賦橫徵任呼喙而莫應關節周到反倚賴以揚名某令恃有護符益逞貪無厭論案情之鉅細索價值之重輕激皆隸之狂猜良有以也致紳衿之訐告豈徒然哉

是用氣憤風雲志安閭里因四鄉之失望順萬姓之同心爰舒義詞以儆尊官南連鄰境比盡本鄉究黎庶羣哀鴻遍野米麥柴炭折價之計靡窮監當牙行剝削之謀何盡嗟聲動而悲風起怨氣沖而明斗昏喑嗚則貧富恐惶叱咤則男婦觳觫以此謀利何利不與以此害人何人不害某等或居要地或到公堂或膺推折於胥吏或受撲責於非理事猶在邇孰肯忘情三尺之法未亡一紙之書可托倘能轉禍爲福

改過自新共矢精白之心立洗腥羶之穢誓以自安鎮此邦老其眷戀銅山徘徊阿堵坐昧先幾之兆必遭盈滿之誅請看今日之檄文豈是尋常之泛話

蕭希賢

維揚蕭姓世業鹺商翁以好士揮灑數萬金家因中落鬱鬱而亡其長子希聖自幼得與諸名士遊薰陶成學由甲科入館選轉部郎而膺外任初爲雲南太理太守奉太夫人并携其幼弟希賢赴任希賢者太

夫人中年所生溺愛過甚已弱冠而不事詩書太守以毋故亦不甚督責然亦無大過其在衙齋好與幕客談黃白之術客因說之以滇地為產礦之區山中銀苗盛衰視其草木即辨每有以數十金置一礦而發家千倍者故外來游民半以此營生也希賢艷羨之因是日偕客遍歷羣山以求奇遇搜索年餘無獲客妄指一峯謂此中產礦甚旺不過為脫卸計耳希賢深信不疑即與山主議價以百金得之縣欲集夫

開採大守力阻不從以婉賴太夫人使乃兄屬下貢夫以助成趙泰貴介弟無不樂從其事者於是丁男湧集合力興工鋸木鑿山穿石穴土希贊往來點工無倦色如是者五六年歷擲億萬工一無所得大守以係滿人觀須携眷去勸其弟舍是同行希贊泣下曰弟一生事業在此工既將成本亦不少若半途而廢死不甘心太夫人不忍拂其志傾乃兄之宦囊剖其半與之曰兒姑以此相搏若一二載不得則剩數

百金作腰纏而歸切勿迷戀沉溺於此以貽毋兄戚也遂泣別太守去後屬下之夫皆星散希賢自募役夫昕夕從事者又數載是歲中秋計短夫價若干舜工頭已言之屢矣而囊中僅剩十餘金度無以應乃囑其僕盡以餘金市酒肉號召眾夫勞之曰予夜夢神人謂予大礦將見須協力往東南開則望日可得敢告諸君儘今日之力予將倍償工價眾皆踴躍歡呼飽飫而去希賢詣往峯頭巡察則丁丁之聲眾[illegible]

爲奮唶然嘆曰子誤此役夫心力交瘁而前欠難償必遭其辱止則無以爲生逃則足力不濟不如死休於是解帶懸樹正遥拜母兄哀泣追悔之際忽見其僕俯項曰飛奔而來料不及投繯矣迎問其故僕喘息叩首道賀曰神人之言不謬已得大墳請往拜祭希賢驚出望外趁觀之見大穴已闢其內黑色拳塊一望皆是衆夫僉來叩首請賞歡聲雷動曰此墨緑礦也最難得者其源遠其色高非大福人烏能致此

希賢樂極不知所云其僕爲之邀集舊友或司戎籍或司會計或司監督或司賓客量能授任群謀報官設廠內有三分皇稅是以帥遣弁兵安營環守文自中丞以下咸來紆交聲勢一時喧赫希賢乃於穴口設板屋置大權持籌握算凡百觔一載俾夫遞運廠內匠人收之百鑪並開以鼓以鑄皆鎔爲方錠每方五百兩以防小竊自近逮遠環山之廠皆盈而穴中尚未盡也希賢酬應煩勞志願已滿惟思載運回籍

以與毋兄享此終身所處歸途遥遠盜賊甚廣時位有郡守蕭姓者以侍御出守其爲人有心計魄力能任大事與希賢聯譜交甚歡謀以巨貲通樞密超遷大巡奉旨查盤七省此明季御史之最有權力者所過之處文武員弁懾憚迎送希賢藉其威勢保護而歸抵家則門庭懸白老僕披麻希賢廹切惶恐直入中堂則嫂氏攜其幼子衰絰以迎泣告曰夫自朝京後觀察東河前年疾卒大夫人思長憶幼悲痛而亡

煢煢母子貧無所依叔來挈甚希賢大慟曰何不訃予嫂曰鄭倘已遲百十矣想因中州盜起路途梗塞故不達耳希賢曰嫂無慮困窮予有金不知其數所可慮者老屋實不能容仍配鹽業爲商以其餘分設質庫廣置田宅雖百世亦不能盡我所有也於是親友聞之造宅環請奔走效勞者爭出新奇以媚之知希賢尙未娶妻或擕美婢或覓豔妾或爲謀婚大族時則有林下尙書鄭姓者羡其富豪以女嫁之希賢

日則公冗私繁夜則左抱右擁勞瘁過甚病瘵而亡年未三十尚無子嗣族中以長房僅有一子不准過繼遂將現物爭奪一空幸鄭尚書爲之捽訴當道俾親姪兼祧僅得承其鹽業而已

漸厈曰多藏厚亡多財喪身古人言之屢矣觀蕭希賢之以富保其壽反不如食貧之爲安也或曰誠如子言則富豈不當在五福之列矣對曰富而攸好德則可與長遠否則富而縱慾六極之凶短折立至朝暮

不保何福之有客怍而退

李寡婦

李氏者明慧人也雖爲農家婦夫亡守志其翁姑百計不能奪於是分受房屋以針黹自食其力婦有姊嫁王鬼頭生女及笄貌甚風月鬼頭欲以居奇故未字鄰村有張傻子者母耄而昏積有制錢百貫欲爲其子覓一好婦與鬼頭素識斯頻囑託鬼頭覬其錢欲設法取之因思其姨李寡婦尚少艾誆而與傻子

結親則錢可得矣一日韋驢過寡婦家飾爲惶迫之狀泣而言曰汝姊病革待汝一言瞑目使我相迎幸勿他却婦見其意誠且昭昭白日必無他慮遂乘驢而行抵傻子家呼婦下曰此張巫家我欲邀其媼去爲汝姊醫治尚爲我入告婦諾下騎鬼頭先入耳語張母曰新婦來矣爾相之如合意使爾子務亟成親我後日來取身價母喜諾而出鬼頭由後戶潛出牽驢而遁婦入見張母致其姊相邀治病之說母笑曰

新婦勿支吾令親已爲吾子媒今夜良辰送來完此姻好何治病之有婦方知爲鬼頭所賣始而怒繼而思忽然大笑謂母曰誤矣我齒已長想汝子年必不大老少豈可爲婚我係王鬼頭之姨我有嗣女甚佳亦囑其爲媒渠送我來相新郎如可匹偶則擇吉親迎可也母笑曰然則親家耶勿訝我婿耄耋矣急呼其子出拜丈母婦目之年與甥女正相若神氣稍整耳笑詢之曰好爲我嗣女婿矣叟曰驅車從我迎娶

去毋子皆喜諸留婦信宿敬之如大賓越三日婦曰今日黃道勿誤佳期可覓大車一輛偕往親迎傻子與族人假車整其衣履爲御而往鬼頭遙見壻避婦入怒其姊曰汝夫旣好意爲我作媒何不相謀誑我與張氏子成親今已三朝姊亦不來一看何忍心耶其姊曰我未知之也妹來何爲婦曰我爲新婦寂寞過甚欲同甥女去作伴數日回視大姑曰汝願否大姑曰娥母見招敢不惟命婦即攜其手登車而去抵

張氏宅母見之大悅婦悄謂傻子曰新婦年輕害羞我慰其早睡潛出易汝事成則明日拜堂可也傻子唯唯於是夕飧畢大姑相依姨母入新房安宿婦婉勸其解衣同衾臥俟其睡酣潛起易傻子入突成其事大姑聲喊婦隔門諭之曰此汝父之命我為主婚安之勿訝明早當接汝父母來觀合巹耳大姑始明其詐然此身已失聽之而已是日鬼頭盧其姨至家必不干休故帶宿在外翌辰歸方知攜其女去怒其

妻不借往其妻曰既在親串間今日去不還於是夫歐其妻往則張氏之堂𦣻族親朋滿座其女方與僕子交拜也鬼頭急喊為鼓吹聲所混無聞之者及男女相將入寡婦出堂當衆直折其事衆皆不直鬼頭共吐罵之且有義忿者欲以鳴官鬼頭着畏而遁其姊哀祈始息張氏毋子德之無已集紳衿公旌李氏門而以百貫酬其義

貓序曰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智者婦也當

曰公極李氏之門者不知何語若問題於我當領之

曰水雪聰明

鸞仙五則

扶鸞之術南方爲盛眞僞不一傳聞者夥矣錄數則以助一粲

有狂生不信鸞仙者適友家見駢集多士開壇請仙其誠肅之容如對嚴師如臨大祀咸端莊拱立無敢出聲者狂生大笑曰清平世界敢以妖言惑衆我將

治之其友曰愼毋譁眞仙在此汝若不信可作文字固封以叩之能直言其隱豈我輩所妄託耶生曰果爾請嘗試之然公等所請者何仙友曰麻姑耳生又大笑至密室潛書一封擲壇上曰請判鸞少息生口其技窮矣忽大書曰調寄耍孩兒其詞曰立似沙彌合掌坐如遭搌微閉無知小子休弄筆是你出身所任狂生失色而遁衆閱其封大書一屄字也屄正字通曰布非切女子陰

其年童子試諸生羣集請仙鸞書曰今日上眞皆赴元正會不暇降壇命吾土地權攝諸生何問衆曰明日小試請問試官所命何題鸞曰題目在吾堂內爾等自往尋之於是衆皆執香入土地祠堂跪拜許遍覽一周並無隻字再禱之鸞不動矣皆腹誹土神謬翌日赴試題紙下土地二字此神可謂現身說法

大比之年有父子諸生共叩鸞仙問得失鸞書曰遠從南行路遇瘋僧問之不已叩決前程父子大奔而

去其子年少足捷果追及一僧問之不應牽袖詰纏不休僧睜目大罵曰入你娘的中生怒欲毆經衆勸釋是科其父高捷始悟其言

有諸生叢集鸞壇問功名者鸞書曰趙酒鬼到衆皆詈曰我等請呂仙鬥鬼何敢干預行將請天師劍斬汝矣鸞乃止而復作曰洞賓道人過此諸生何問衆皆悚然叔拜叩問科名鸞書曰多研墨於是各分硯研之頃刻盈碗跪請所用鸞書曰諸生分飲之聽吾判

斷果乃分飲訖鸞大書曰平時不讀書臨時畧墨水吾非呂祖師依然趙酒鬼諸生大慚而毀其壇有慕參於衕齋請仙鸞大書浙紹星樓先生來此汝曾有何領教衆訝其倨傲問曰先生何仙請示降壇詩鸞曰吾乃汝曹之大有方聾青在此署總理刑名錢穀大尋也詩云情淡封輕饒五錢芳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繆少年衆皆笑曰此千家詩耳人所共知先生襲之又連作別字萊等不

辭尊意鸞曰此正吾輩名慕眞法巧奪古人處汝曹學淺難解吾爲註之敝居停進士公也酸刻而好嬉戲每傳班演劇與優伶褻狎僅未提五星時有花棚二小優與吾甚暱恒隨常過前川堂衆皆目逆而送之曰先生樂甚殊不知去其一月修金正難與細君犄角之苦也故詩云云且吾輩辦案無不套叙一切留心套熟則不犯駁飭何也上游幕客皆吾輩套中人耳此等秘妙法訣夜臺無用以贈諸公無負老夫

一片婆心也是後開鸞必至所言皆卑鄙猥陋呶呶不休皆厭惡之而無可如何一日僕偶以稿案誤置壇上忽大書曰此案難辨難辨而寂衆視案卷令君粘簽其上應真覆審司者無執奪可循故鬼畏而遁或曰此鬼在生因作稟不妥而冤死者

薊庠曰前四則可謂夫人必自侮然後鬼侮之後一則餐字誤盡天下蒼生然憲司牧令相延君輩惟命是從此吏治之所以日壞也安所得豪傑之士跳脫

圖套與賢有司共挽頹風哉涵涵者不過步此庸鬼

之後塵以求生活也歟